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一百二十四
五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四百四十四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一百二十四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王禮考十九

山陵

秦二世葬始皇驪山始皇初即位穿治驪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錮徐廣曰一作錮錮鑄塞正義曰顏師古云三重之泉言至水也而致椁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滿

之正義曰言冢內作宮觀及百官位次奇器珍怪徙滿冢中藏才浪反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正義灌音館輸音戍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魚膏為燭徐廣曰人魚似鮎四脚　正義曰廣志云鯢魚聲如小兒啼有四足形如鱧可以治牛出伊水異物志云人魚似人形長尺餘不堪食皮利於鮫魚鋸材木入項上有小穿氣從中出秦始皇冢中以人魚膏為燭即此魚也出東海中今台州有之按今帝王用漆燈冢中則火不滅度不滅者久之正義度音田洛反二世曰先帝後宮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從死死者甚眾葬既已下或言工匠為機藏皆知之藏重即泄大事畢已

藏閉中羨正義曰音延下同謂冢中神道下外羨閉盡閉工匠藏者無復出者樹草木以象山皇覽曰墳高五十餘丈周迴五里餘 正義曰關中記云始皇陵在驪山泉本北流障使東西流有土無石取大石於渭山諸山括地志云秦始皇陵在雍州新豐縣西南十里

漢舊儀驪山者古之驪國晉獻公伐之而取二女曰驪姬此山多黃金其南多美玉曰藍田故始皇貪而葬焉使丞相李斯將天下刑人徒隷七十二萬人作陵鑿以章程三十七歳錮水泉絕之塞以文石致以

丹漆深極不可入奏之曰丞相臣斯昧死言臣所將隷徒七十二萬人治驪山者已深已極鑿之不入燒之不然叩之空空如下天狀制曰鑿之不入燒之不然其旁行三百丈乃止

漢高祖十年秋七月癸卯太上皇帝崩葬萬年師古曰三輔黄圖云高祖初居櫟陽故太上皇因在櫟陽十年太上皇崩葬其北原起萬年邑置長丞也赦櫟陽囚死罪已下臣瓚曰萬年陵在櫟陽縣界故特赦之

漢舊儀太上皇萬年邑千戸徙天下民貲三百萬以

上與田宅守陵

十二年夏四月甲辰帝崩於長樂宮五月丙寅葬長陵自崩至葬凡二十三日長陵在長安北四十里己下已下棺也皇太子羣臣皆反至太上皇廟羣臣曰帝起細微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曰高皇帝太子即位賜視作斥上者將軍四十金服虔曰斥上壙上也如淳曰斥開也開二地為冢壙故以開斥言之鄭氏曰四十金四十斤金也晉灼曰近上二千石賜錢二萬此言四十金實金下凡言黃金真金也不言黃謂錢也二千石二十金六百石以上六金五百石以下至佐

史二金

漢興立都長安徙齊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後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貲富人及豪傑兼併之家於諸陵長陵邑萬戶奉常屬官有諸廟寢園令長丞東園匠令丞主作陵内器物又有園郎寢郎故事近臣皆隨陵為園郎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丞相以四時行園武帝時人有盜瘞文園瘞錢者丞相嚴青翟坐罪自殺

惠帝七年八月戊寅崩九月辛丑葬安陵自崩至葬凡二十四日安陵在長安北三十五里去長陵十里

文帝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後七年六月己亥帝崩遺詔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應劭曰因山為藏不復起墳山下川流不遏絶就其水名以為陵號令郎中令張武為復土將軍如淳曰主穿壙實瘞事也師古曰穿壙出土棺下也已而實之又即以為墳故云復土復反還也扶目反發近縣卒萬六千人發內史卒萬五千人藏槨穿復土屬將軍武乙巳葬霸陵師古曰自崩至葬凡十日也霸陵在長安東南

景帝五年春作陽陵邑張晏曰景帝作壽陵起邑夏募民徙陽陵後三年正月甲子帝崩二月癸酉葬陽陵自崩至葬凡十日陽陵在長安東北四十五里

惠帝安陵文帝霸陵景帝陽陵邑各萬户徙民與長陵等

武帝建元二年初置茂陵邑武帝自作陵也本槐里縣之茂鄉

建元六年四月高園便殿火董仲舒言曾哀公時桓僖宮災亳社災天皆焚其不當立者以示魯今高園殿不

當居陵旁於禮亦不當立與魯災同

後元二年二月丁卯帝崩三月甲申葬茂陵自崩至葬凡十八日

茂陵在長安西北八十里

元帝時貢禹奏言武帝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多藏金錢財物鳥獸魚鼈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藏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羣臣亦隨故事

甚可痛也唯陛下深察古道諸園陵女亡子者宜悉遣讀杜陵宫數百誠可哀憐也漢法天子即位一年而為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賔客一供山陵武帝歴年久長比崩陵中至不復容物由霍光暗於大體奢侈過度也更始之敗赤眉入長安破茂陵取陵中物不能減半

昭帝元平元年四月癸未帝崩六月壬申葬平陵自崩至葬凡四十九日平陵在長安西北七十里

茂陵富人焦氏賈氏陰積貯炭葦諸下里物死者歸蒿里葬

地故曰 昭帝大行時方上事暴起用度未辦田延年下里
奏商賈預收方上不祥器物冀其疾用欲以求利非
民臣所當為請沒入縣官從之
宣帝黄龍元年十二月甲戌帝崩初元元年正月辛丑
葬杜陵自崩至葬凡二十八日杜陵在長安南五十里
漢舊儀武帝治茂陵昭帝平陵邑皆取二千石將相
守陵故三陵多貴皆三萬戶至五萬戶
元帝永光四年分諸陵屬三輔以渭城壽陵亭部原上

為初陵詔曰安土重遷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願也頃者有司緣臣子之義奏徙郡國民以奉園陵令百姓遠棄先祖墳墓破業失產親戚别離人懷思慕之心家有不自安之意是以東垂被虛耗之害關中有無聊之民非久長之策也詩不云乎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恵此中國以綏四方今所為初陵者勿置縣邑使天下咸安土樂業亡有動揺之心布告天下令明知之

竟寧元年五月壬辰帝崩七月丙戌葬渭陵自崩至葬五十五日

渭陵在長安
北五十六里
有司言乘輿車牛馬禽獸皆非禮不宜以葬奏可
成帝永始元年七月詔曰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過聽
將作大匠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馬
殿門内尚未加功天下虚耗百姓罷勞客土疏惡終不
可成朕惟其難怛然傷心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其罷
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令天下毋有動揺之心
二年詔曰前將作大匠萬年知昌陵卑下不可為萬歳

居奏請營作建置郭邑妄為巧詐積土增高多賦斂繇
役興卒暴之作卒徒蒙辜死者連屬百姓罷極天下匱
竭常侍閎前為大司農中丞數奏昌陵不可成侍中衛
尉長數白宜早止徙家反故朕以長言下閎章公卿議
皆合長計首建至策閎典主省大費民以康寧閎前賜
爵關内侯黄金百斤其賜長爲關内侯食邑千户閎五
百户萬年佞邪不忠毒流衆庶海内怨望至今不息雖
蒙赦令不宜居京師其徙萬年燉煌郡

陳湯與將作大匠解萬年相善自元帝時渭陵不復徙民起邑成帝起初陵數年後樂霸陵曲亭南更營之萬年與湯議以為武帝時工楊光以所作數可意自致將作大匠及大司農中丞景壽昌造杜陵賜爵關內侯將作大匠乘馬延年以勞苦秩中二千石今作初陵而營起邑居成大功萬年亦當蒙重賞子公妻家在長安兒子生長長安不樂東方宜求徙可得賜田宅俱善湯心利之即上封事言初陵京師之地

最為肥美可立一縣天下民不從諸陵三十餘歳矣關東富人益衆多規良田役使貧民可徙初陵以彊京師衰弱諸侯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貧富湯願與妻子家屬從初陵為天下先於是天子從其計果起昌陵邑後徙内郡國民萬年自詭三年可成後卒不就羣臣多言其不便者下有司議皆曰昌陵因卑為高積土為山度便房猶在平地上客土之中不保幽冥之靈淺外不固卒徒工庸以鉅萬數至然脂火夜作

取土東山且與穀同賈作治數年天下徧被其勞國家罷敝府藏空虛下至衆庶熬熬苦之故陵因天性據真土處執高敞旁近祖考前又已有十年功緒宜遠復故陵勿徙民上廼下詔罷昌陵

時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奢泰光祿大夫劉向上疏諫曰昔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服虔曰廁廁近水也李奇曰霸陵山北頭廁近霸水帝登其上以遠望也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椁用紵絮斮陳漆其間應劭

曰斮斬也陳施也孟康曰斮絮以漆著其間也師古曰美石出京師北山今宜州石是也故云以北山石爲椁紵絮者可以著衣之絮也斮而陳其間又從而漆之也紵音張呂反斮音側角反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慼焉師古曰錮謂鑄塞也云錮南山者取其深大假為喻也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師古曰厚衣之以薪言積薪以覆之也不封謂不遂土為墳也不樹謂不種樹也衣音於既反後世聖人易之以

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師古曰在上郡陽周縣堯葬濟陰丘壟皆小葬具甚微晉灼曰壟冢墳也舜葬蒼梧二妃不從師古曰二妃堯之二女禹葬會稽不改其列鄭氏曰不改樹木百物之列也如淳曰列壟也墨子曰禹葬會稽之山既葬收餘壤其上壟若參耕之畝則止矣晉灼曰列肆也淮南子云舜葬蒼梧不變其肆言不煩於民也師古曰鄭說是也淮南所云不變其肆肆者故也言山川田畝皆如故耳非列義也晉氏失之殷湯無葬處師古曰謂不見傳記也文武周公葬於畢李奇曰在岐州之間臣瓚曰汲郡古文畢西於豐三十里師古曰二說皆非也畢陌在長安西北四十里也秦穆公葬於雍槖泉宮祈年館

下樗里子葬於武庫（文穎曰秦惠王異母弟也師古曰樗里子且死曰葬我必於渭南章臺東後百年當有天子宮夾我墓及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上也）皆無丘壟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師古曰墓謂壙穴也墳謂積土也）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師古曰東西南北言周遊以行其道不得專在本邦故墓須表識識音志）為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

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於嬴博之間師古曰二邑並在泰山其子死於其間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孟康曰隱蔽之纔可見而已臣瓚曰謂人立可隱肘也師古曰瓚說是也隱音於靳反而號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䰟氣則無不之也夫嬴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也非苟為儉誠便於體也宋桓

司馬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李奇曰非桓魋爲石槨奢泰故激以此言秦相吕不韋集知畧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者也逮至吴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師古曰嚴襄者謂莊襄則始皇父也皆大作丘壟多其瘞臧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師古曰阿謂山曲也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爲游館李奇曰壙中爲遊戲之觀也師古曰多累石作槨於壙中以爲離宫别館也人魚膏爲燈燭水

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鴈珍寶之臧機械之變孟康曰作機發木人之屬盡其巧變也晉灼曰始皇本紀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輒射之又言工匠爲機咸皆知之已下閉羨門皆殺工匠也師古曰晉說是也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師古曰言不能盡其本數又多殺宮人生薶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師古曰言至其墓所者發掘之而求財物也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師古曰鑿所謂穿冢藏者音在到反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臧槨自古至今

葬未有盛於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内離牧豎之禍師古曰離遭也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壠彌高宮室愈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為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師古曰宫室如制謂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君子攸寧也子孫衆多謂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也及魯嚴公師古

曰即莊公也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師古曰解在五行志後嗣再絕孟康曰謂子般閔公皆殺死也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為高師古曰埤下也音婢積土為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其日迫卒師古曰卒讀曰猝功費大萬百餘應劭曰大萬億也大巨也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師古曰物故謂死也流離謂亡其居處也臣甚惽焉

師古曰惛謂不了言惑於此事也惛音昬一曰惛古悶字憂病也以死者為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師古曰謀之安焉也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師古曰說讀曰恱其下亦同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為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為奢侈比方丘壠師古曰顧猶反也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為陛下羞之惟陛下上覽明聖黄帝堯舜

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樗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為則秦始皇增山厚藏以侈生害足以為戒初陵之橅宜從公卿大臣之議（應劭曰橅音規摹之摹師古曰謂規度墓地應音是也韋玄成傳及蕭望之傳規橅音義皆同其字從木）以息衆庶書奏上甚感向言而不能從其計

永始四年出杜陵諸未嘗御者歸家（宮人無子乃守園陵也）

綏和二年三月丙戌帝崩四月己卯葬延陵（自崩至葬凡五十四

日延陵在扶風去長安六十二里

哀帝元壽二年六月戊午帝崩八月壬寅葬義陵自崩至葬凡百五日義陵在扶風去長安四十六里

平帝元始元年詔義陵民冢不妨殿中者勿發如淳曰陵上有宫牆象生制度為殿屋故曰殿中師古曰此說非也殿中謂壙中象正殿處

六月乙未義陵寢神衣在柙中丙申旦衣在外牀上哀帝陵也衣在寢中今自出在外牀上師古曰柙匱也寢令以急變聞非常之事故云急變用太牢祠

五年十二月丙午帝崩葬康陵在長安北六十里

東漢皇帝葬儀以木為重高九尺廣容八歷裹以葦席巾門喪帳皆以簟車皆去輔轎疏布惡輪走卒皆布褠幘太僕四輪輈為賓車大練為屋幙中黃門虎賁各二十人執紼司空擇土造穿太史卜日謁者二人中謁者僕射中謁者副將作油緹帳以覆坑方石治黃腸題湊便房如禮漢舊儀畧載前漢諸帝壽陵曰天子即位明年將作大匠營陵地用地七頃方中用地一頃深十三丈堂壇高三丈墳高十二丈武帝墳高二十丈明中高一丈七尺四周二丈內梓棺柏黃腸題湊以

次百官藏畢其設四通羨門容大車六馬皆藏之内方外陟車石外方立先閉劍户户設夜龍莫邪劍伏弩設伏火已營陵餘地為西園后陵餘地為婕妤以下次賜親屬功臣漢書音義曰題頭也湊以頭向内所以為固也便房藏中便坐也皇覽曰漢家之葬方中百步已穿築為方城其中開四門四通足放六馬然後錯渾雜物扞漆繒綺金寶米穀及埋車馬虎豹禽獸發近郡卒徒置將軍尉侯以後宫貴幸者皆守園陵元帝葬乃不用車馬禽獸等物

大駕太僕御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楯立乘四馬先驅

周禮曰方相氏大喪先柩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毆方良鄭玄曰方相放想也可畏怖之貌壙穿地中也方良罔兩也天子之椁柏黄腸為裏表以石馬國語曰木石之怪夔罔兩

旂之制長三仞十有二游曳地畫日月升龍書

旒曰天子之柩謁者二人立乘六馬為次大駕甘泉鹵
簿金根容車蘭臺法駕喪服大行載飾如金根車皇帝
從送如禮太常上啟奠夜漏二十刻太尉冠長冠衣齋
衣乘高車詣殿止車門外使者到南向立太尉進伏拜
受詔太尉詣南郊未盡九刻大鴻臚設九賓隨立羣臣
入位太尉行禮執事皆冠長冠衣齋衣太祝令跪讀謚
策太尉再拜稽首治禮告事畢太尉奉謚策還詣殿端
門太常上祖奠中黃門尚衣奉衣登金根車東園武士

載大行司徒却行道立車前治禮引太尉入就位大行
車西少南東面奉策太史令奉哀策立後太常跪曰進
皇帝進太尉讀謚策藏金匱皇帝次科藏於廟太史奉
哀策葦篋詣陵太尉旋復公位再拜立哭太常跪曰哭
大鴻臚傳哭十五舉音止哭太常行遣奠皆如禮請哭
止哭如儀晝漏上水請發司徒河南尹先引車轉太常
跪曰請拜送載車著白系參繆紼長三十丈大七寸為
輓六行行五十人公卿以下子弟凡三百人皆素幘委

貌冠衣素裳校尉三人皆赤幘不冠絳紗單衣持幢幡

候司馬丞爲行首皆銜枚羽林孤兒巴俞櫂歌者六十

人爲六列鐸司馬八人執鐸先大鴻臚設九賓隨立陵

南羨門道東北面諸侯王公特進道西北面東上中二

千石二千石列侯直九賓東北面西上皇帝白布幕素

裏夾羨道東西向如禮容車幄坐羨道西南向車當坐

南向中黄門尚衣奉衣就幄坐車少前太祝進醴獻如

禮司徒跪曰大駕請舍太史令自車南北面讀哀策掌

故在後已哀哭太常跪曰哭大鴻臚傳哭如儀司徒跪曰請就下位東園武士奉下車司徒跪曰請就下房都導東園武士奉車入房司徒太史令奉謚哀策晉時有人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有兩行科斗書之臺中外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博士束皙曰明帝顯節陵中策也檢校果然是知策用此書也東園武士執事下明器禮記曰明器神明之也孔子謂為明器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鄭玄注既夕曰陳明器以西行南端為上筲八盛容三升鄭玄注既夕曰筲畚種類也其容蓋與簋同黍一稷一麥一粱一稻一麻一菽一小豆一甕三容三升醯一醢一屑一鄭玄注既夕曰屑薑

桂之屑黍飴載以木桁覆以疏布甒二容三升醴一酒一載以木桁覆以功布瓦鐙一彤矢四軒輖中亦短衛彤矢四骨短衛既夕曰翭矢一乘骨鏃短衛鄭玄曰翭猶候也候物而射之矢也四矢曰乘骨鏃短衛亦示不用也生時翭矢金鏃凡為五矢分笴長而羽其一通俗文曰細毛翭也彤弓一卮八牟八鄭玄注既夕曰牟盛湯漿豆八籩八形方酒壺八槃匜一具鄭玄注既夕曰槃匜盥器也杖几各一蓋一鐘十六無簴鎛四無簴爾雅曰大鐘謂之鏞郭璞注曰書曰笙鏞以閒亦名鎛磬十六無簴禮記曰有鐘磬而無簨簴鄭玄曰不懸之也壎一簫四笙一篪一柷一敔一瑟六琴一竽一

筑一坎侯一禮記曰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干戈各一笮一甲一胄一既夕謂之役器鄭玄曰笮矢箙輓車九乘芻靈三十六匹鄭玄注禮記曰芻靈束茅為人馬謂之芻靈神之類瓦竈二瓦釜二瓦甑一瓦鼎十二容五升匏勺一容一升瓦案九瓦大杯十六容三升瓦小杯二十容二升瓦飯槃十瓦酒罇二容五升匏勺二容一升祭服衣送皆畢東園匠曰可哭在房中者皆哭太常大鴻臚請哭止如儀司徒曰百官事畢臣請罷從入房者皆再拜出就位太常導皇帝就贈位司徒跪曰請

進贈侍中奉持鴻洞贈玉珪長尺四寸薦以紫巾廣袤各三寸緹裏赤纁周緣贈幣玄三纁二各長尺三寸廣充幅皇帝進跪臨羨道房中西向手下贈投鴻洞中三東園匠奉封入藏房中太常跪曰皇帝敬再拜請哭大鴻臚傳哭如儀太常跪曰贈事畢皇帝促就位續漢書曰明帝崩司徒鮑昱典喪事葬日三公入安梓宮還至羨道半逢上欲下昱前叩頭言禮天子鴻洞以贈所以重郊廟也陛下柰何冒危險不以義割哀上即還容根車游載容衣司徒至便殿並輦騎皆從容車玉帳下司徒跪曰請就幄導登尚衣奉

衣以次奉器衣物藏於便殿太祝進醴獻几下用漏十刻禮畢司空將校復土皇帝皇后以下皆去麤服服太紅還宮反廬立如禮桑木主尺一寸不書謚虞禮畢祔於廟如禮漢舊儀曰高帝崩三日小斂空中牖下作栗木主長八寸前方後圓圍一尺置牖中望外內張緜絮以彰外以皓木大如指長三尺四枚纒以皓皮四方置牖中央七日大斂棺以黍飯羊舌祭之牖中已葬收主為木函藏廟太室中西牆壁埳中望內外不出室堂之上坐為五時衣冠履几杖竹籠為俑人無頭坐起如生前皇后主長七寸圍九寸在皇帝主右旁高皇帝主長九寸上林給栗木長安祠廟作神主東園祕器作梓棺素木長丈三尺崇廣四尺先大駕日游冠衣於諸宮諸殿羣臣

皆吉服從會如儀皇帝近臣喪服如禮醳大紅服小紅十一升都布練冠醳小紅服纖醳纖服留黃冠常冠近臣及二千石以下皆服留黃冠百官衣皂每變服從哭詣陵會如儀祭以特牲不進毛血首司徒光禄勲備三爵如禮

太皇太后皇太后之喪合葬羨道開通皇帝謁便房太常導至羨道去杖中常侍受至柩前謁伏哭止如儀辭太常導出中常侍授杖升車歸宫也已下反虞立主如

禮諸郊廟祭服皆不便房五時朝服各一襲在陵寢其餘及宴服皆封之篋笥藏宫殿後閤室

世祖建武二年以皇祖考墓為昌陵置陵令守視後改為章陵因以舂陵為章陵縣

六年四月幸長安始謁高廟遂有事於十一陵

十年八月幸長安祠高廟遂有事於十一陵

十一年二月幸章陵祠園陵

十八年二月幸長安祠高廟有事於十一陵

二十二年幸長安祠高廟有事於十一陵以後幸長安謁陵不錄

古不墓祭漢諸陵皆有園寢承秦所為也説者以為古宗廟前制廟後制寢以象人之居前有朝後有寢也月令有先薦寢廟詩稱寢廟奕奕言相通也廟以藏主以四時祭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以薦新物秦始出寢起於墓側漢因而弗改故陵上稱寢殿起居衣服象生人具名寢之意也建武以來關西諸陵以傳久遠但四時特牲祠帝每幸長安謁諸陵乃太

牢祠自雒陽諸陵至靈帝皆以晦望二十四氣伏臘及四時祠廟日上飯太官送用物園令食監典省其親陵所宫人隨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陳嚴具

二十六年初作壽陵初作陵未有名故號壽陵取長久之義將作大匠竇融上言園陵廣袤無慮所用說文曰南北曰袤東西曰廣無慮都凡也謂諸園陵都凡制度也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謂赤眉入長安

惟霸陵不掘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

光武葬原陵山方三百二十三步高六丈六尺垣四出司馬門寢殿鐘虡皆在周垣內提封田十二頃五十七畝八十五步帝王世記曰在臨平亭之南西望平陰東南去雒陽十里帝以中元二年二月戊戌崩三月丁卯葬

明帝永平元年正月帝率公卿已下朝於原陵如元會儀

漢制正月五供畢以次上陵西都舊有上陵東都之儀百官四姓親家婦女公主諸王大夫外國朝者侍子郡國計吏會陵晝漏上水鴻臚設九賓隨立寢殿前鐘鳴謁者治禮引客羣臣就位如儀乘輿自廂下太常導出西向拜止旋升阼階拜神座退坐東廂西侍中尚書陛者皆神座後公卿羣臣謁神座太官上食太常樂奏食舉文始五行之舞禮樂闋君臣受賜食畢郡國上計吏以次前當神軒占其郡穀價民所

疾苦欲神知其動静孝子事親盡禮愛敬之心也周徧如禮最後親陵遣計吏賜之帶佩八月飲酎上陵禮亦如之

致堂胡氏曰送死之禮即遠而無近至於墓則終事盡矣人子孝思不忘則専精於廟享而已矣蓋墓藏體魄而致生之是不智也廟以宅神而致死之是不仁也此聖人制禮明乎幽明之故仁智合而理義全也既以送形而往安於地下迎精而反

主於廟中而又致隆於陵園如元會儀上食奏樂郡國奏計言民疾苦是反易陵廟之禮以體魄為有知虛廟祏而不重設復舉廟中之主而祭於陵所皆違禮也夫喪葬即遠豈得已而為之不可沐浴而不斂也故為之斂不可斂而不殯也故為之殯不可殯而不葬也故為之葬首為中制以節賢者之過而引不肖者之不及也若遂孝子思慕無窮之心則葬之之不得見曷若存之於殯之為近

殯諸客位之為近曷若勿斂勿浴勿飲勿含之可以稱吾之不忍也原情至此則大聖至愚均於不行故不若循禮中節之為當也明帝此舉蓋生於原廟蔡邕不折衷以聖人之制而直論其情情豈有既哉使明帝移此情於四時太廟之祭簠簋籩豆尊彝鼎俎惟禮之循而兢兢業業監於光武成憲損益修明之期乎至治之為孝也雖聖主何以加諸

永平七年陰太后崩柩將發於殿羣臣百官陪位黄門鼓吹三通鳴鐘鼓天子舉哀女侍史官三百人皆着素參以白素引棺挽歌下殿就車黄門宦者引以出宫省太后魂車鸞路青羽蓋駟馬龍旂九旒前有方相鳳凰車大將軍妻參乘太僕妻御悉導公卿百官如天子郊鹵簿儀後和熹鄧后葬按以為儀自此皆降損於前事也

陰太后崩帝追慕無已當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如

平生歡悲不能寐即按歷明旦吉遂率百官上陵其日降甘露於陵樹令百官采取以薦帝伏御床視太后鏡奩中物感動悲涕令易脂澤裝具左右悲泣莫敢仰視

明帝葬顯節陵山方三百步高八丈無周垣為行馬四出在殿北提封田七十四頃五畝帝王世紀曰故富壽亭也西北去雒陽三十七里帝以永平十八年八月壬子崩其月壬戌葬

帝初作壽陵制令流水而已石槨廣一丈二尺長二

丈五尺無得起墳東觀記曰陵東北作廡長三丈五步出外為小廚裁足祠祀萬年之後埽地而祭杅水脯糒而已杅飲器方言盌也糒乾糧也過百日唯四時設奠置吏卒數人供給灑埽勿開修道敢有所興作者以擅議宗廟法從事

章帝欲為原陵顯節陵起縣邑東平王蒼上疏諫曰竊見光武皇帝恭履儉約之行營建陵地具稱古典詔曰無有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孝明皇帝奉承無違至於自所營創尤為儉省古者丘壟且不欲其著明況築

郭邑建都郛哉又以吉凶俗數言之亦不欲無故繕修丘墓帝從而止

章帝敬陵山方三百步高六丈二尺無周垣為行馬四出司馬門右殿鐘虡在行馬內寢殿園省在東園寺吏舍在殿北提封田二十五頃五十五畝帝王世紀曰在雒陽東南去雒陽三十九里帝以章帝二年正月壬辰崩三月癸卯葬

和帝慎陵山方三百八十步高十丈無周垣為行馬四出司馬門右殿鐘虡在行馬內寢殿園省在東園寺吏

舍在殿北提封田三十一頃二十畝二百步帝王世紀曰在雒陽四十一里帝以元興元年十二月辛未崩次年三月甲申葬殤帝康陵山周二百八步高五丈五尺行馬四出司馬門寢殿鐘虡在行馬中因寢殿為廟園吏寺舍在殿北提封田十三頃十九畝二百五十步帝王世紀曰高五丈四尺去雒陽四十八里帝以延平元年八月辛亥崩九月丙寅葬安帝恭陵山周二百六十步高十五丈無周垣為行馬四出司馬門右殿鐘虡在行馬内寢殿園吏寺舍在殿

北提封田一十四頃五十六畝帝王世紀曰高十一丈在雒陽西北去雒陽十五里帝延光四年三月丁卯幸葉崩於乘輿辛未發喪四月己酉葬

順帝憲陵山方三百步高八丈四尺無周垣為行馬四出司馬門右殿鐘虡在司馬門内寢殿園省寺吏舍在殿東提封田十八頃十九畝三十步帝王世紀曰在雒陽西北去雒陽十五里帝以建康元年八月庚午崩九月丙午葬

冲帝懷陵山方百八十三步高四丈六尺為寢殿行馬

四出門園寺吏舍在殿東提封田五頃八十畝帝王世紀曰西北去雒陽十五里帝以永嘉元年正月戊戌崩其月己未葬沖帝崩將北卜山陵李固議曰今處處冦賊軍興用費加倍新創憲陵賦發非一帝尚幼小可起陵於憲陵塋内依康陵制度其於役費三分減一乃從固議質帝静陵山方百三十六步高五丈五尺為行馬四出門寢殿鐘虡在行馬中園寺吏舍在殿北提封田十二頃五十四畝因寢為廟帝王世紀曰在雒陽東去雒陽

三十二里（帝以本初元年閏六月甲申崩七月乙卯葬）桓帝宣陵帝王世紀曰山方三百步高十二丈在雒陽東南去雒陽三十里（帝以延熹九年十二月辛丑崩次年二月辛酉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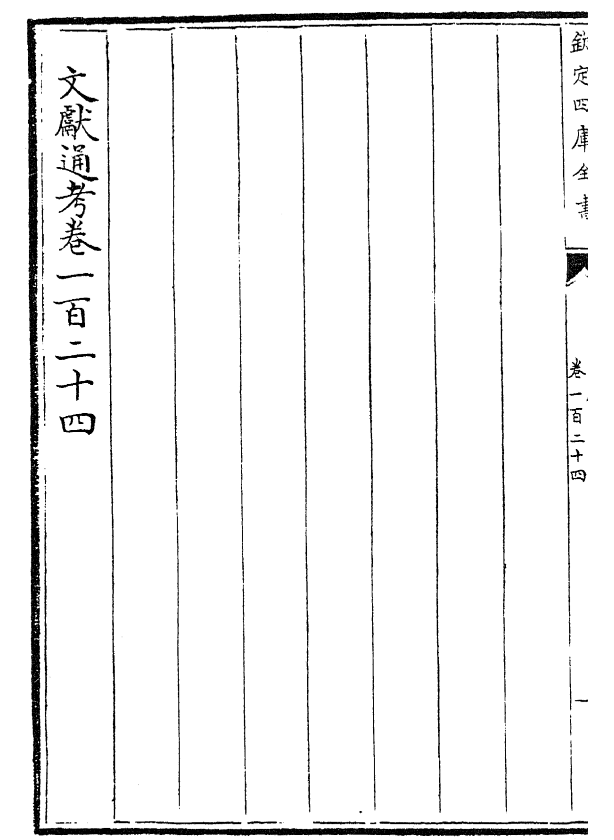
靈帝熹平元年正月車駕上原陵諸侯王公及外戚家婦女郡國計吏匈奴單于西域三十六國侍子皆會焉如會殿之儀禮樂闋百官受賜爵計吏以次覲殿前上先帝御座具言俗善惡民所疾苦司徒蔡邕慨然歎曰吾聞古之墓祭而朝廷有上陵之禮如此其備也察其

本意乃知孝明至孝惻隱不易奪也或曰本意云何對曰西京之時其禮不可得而聞也光武帝始葬於此明帝嗣位逾年羣臣朝正感先帝不復見此禮乃率公卿百僚就陵而朝焉瓜葛之親男女畢會郡計吏各向神座而言庶幾先帝魂神聞聽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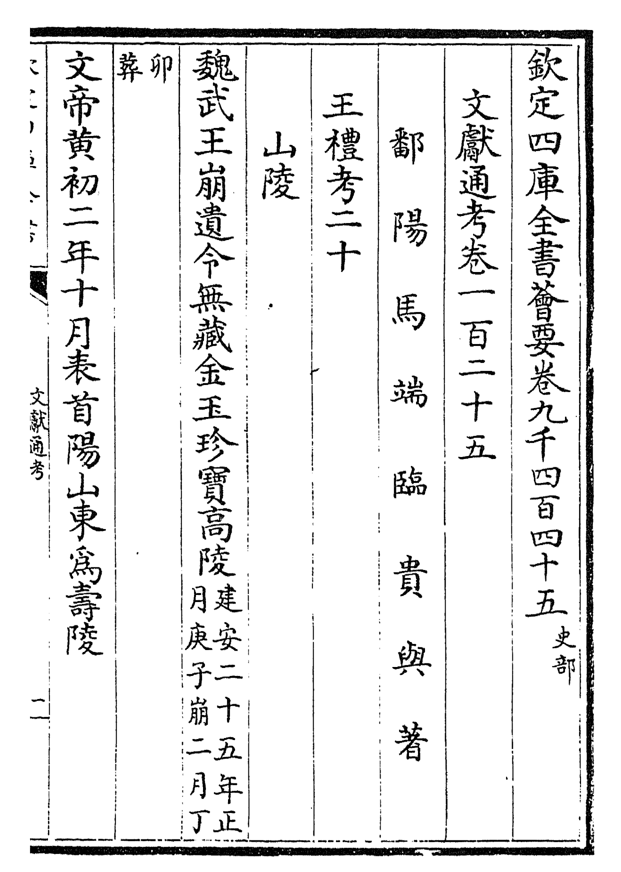
靈帝文陵帝王世紀曰山方三百步高十二丈在雒陽西北去雒陽二十里帝中平六年四月丙辰崩六月辛酉葬

獻帝禪陵帝王世紀曰在河内山陽之西南去雒陽三

百一十里



文獻通考卷一百二十四



文獻通考卷一百二十五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王禮考二十

山陵

魏武王崩遺令無藏金玉珍寶高陵建安二十五年正月庚子崩二月丁卯葬

文帝黄初二年十月表首陽山東爲壽陵

帝自作終制曰禮國君卽位爲椑存不忘亡也椑音扶歴反臣松之按禮天子諸侯之棺各有重數棺之親身者曰椑　昔堯葬穀林通樹之禹葬會稽農不易畝呂氏春秋堯葬於穀林通樹之舜葬於紀市屋不變其肆禹葬會稽不變人徒故葬於山林則合乎山林封樹之制非上古也吾無取焉壽陵因山爲體無爲封樹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夫葬也者藏也欲使人之不得見也骨無痛癢之知冢非棲神之宅禮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黷也爲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營

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施葦炭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合古塗車芻靈之義棺但漆際會三過飯含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匣諸愚俗所爲也季孫以璠璵斂孔子歷級而救之譬之暴骸中原宋公厚葬君子謂華元樂莒不臣以爲棄君於惡漢文帝之不發霸陵無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樹也霸陵之完功在釋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而釋之忠以利君明帝孝以害親也忠臣孝子宜思仲尼

丘明釋之之言鑒華元樂莒明帝之戒存其所以安君定親使魂靈萬載無危斯則賢聖之忠孝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也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匣金縷骸骨并盡是焚如之刑也豈不重痛哉禍由乎厚葬封樹桑霍為我戒不亦明乎其皇后及貴人以下不隨王之國者有終沒皆葬澗西前又以表其處矣蓋舜葬蒼梧二妃不從延陵葬子遠在嬴博魂而有靈無不之也一

澗之間不足爲遠若違今詔妄有所變改造施吾爲戮尸地下戮而重戮死而重死臣子爲蔑死君父不忠不孝使死者有靈將不福汝其以此詔藏之宗廟副在尚書祕書三省

按魏武父子遺令俱欲薄葬世傳曹公疑冢七十有餘其防患至矣秦始皇高齊神武俱厚葬且殺匠徒以滅口然易代之後不免發掘三人俱英雄而末著識達則曹爲優云

始武帝葬高陵有司依漢立陵上祭殿至黄初三年

詔曰先帝躬履節儉遺詔省約子以述父爲孝臣以繫事爲忠古不墓祭皆設於廟先帝高平陵上殿皆毁壞車馬還廐衣服藏府以從先帝儉德之志遂草上陵之禮及齊王在位九載始一謁高平陵

七年帝崩葬首陽陵自殯及葬皆以終祭從事五月丁巳崩六月戊寅葬

明帝將送葬曹真陳羣王朗等以暑熱固諫乃止

孫盛曰夫窀穸之事孝子之極痛也人倫之道於

斯爲重故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夫以義感之情猶盡臨隧之哀況乎天性發中敦禮者重之哉魏氏之德仍世不基矣昔華元厚葬君子以謂棄君於惡羣等之諫棄孰甚焉

明帝景初二年帝崩葬高平陵正月丁亥崩二月癸丑葬

帝崩殯於九龍殿尚書訪曰當以明皇帝謚告四祖祝文於高皇稱玄孫之子云何王肅曰禮稱曾孫某謂國家也荀爽鄭玄說皆云天子諸侯事曾祖已上

皆稱曾孫又訪按漢旣葬容衣還儒者以爲宜如文皇帝故事以存時所服王肅曰禮雖無容衣之制今須容衣還而後虞祭宜依尸服卒者上服之制生時褻服可隨所存至於制度則不如禮孔子曰祭之以禮亦爲此也諸侯之上服則令服也天子不爲命服然亦所以命服之上也按漢氏西京故事月游衣冠則容衣也言冠以正服不以褻衣也尚書又訪容衣還羣臣故當在帳中常填衛見王肅曰禮不墓祭而

漢氏正月上陵神座在西序東向百辟計吏前告郡之穀價人之疾苦欲先帝魂靈聞知時蔡邕以爲禮有煩而不可去事亡如存況今無塡衛之禁而合於如事存之義可見於門内拜訖入帳臨乃除服

晉武帝泰始二年八月詔曰此上旬先帝棄天下之日便已周年思慕煩毒欲詣陵瞻侍以盡哀憤主者具行備安平王孚尚書令裴秀等奏陛下至孝縗麻雖除哀毁蔬食有損神和秋節尚有餘暑謁見山陵悲感摧傷

宜降抑聖情以慰萬國帝曰朕得奉瞻山陵以叙哀憤體氣自佳耳又曰今當見山陵何心無服其以縗絰行詳見國恤門

晉宣王遺令子弟羣官皆不得謁陵景文遵旨武帝猶再謁崇陽陵景帝陵一謁峻平陵文帝陵然遂不敢謁高原陵宣帝陵至惠帝復止也

晉尚書問按禮天子七月葬新議曰禮無吉駕象生之飾四海遏密八音豈有釋其縗絰以服玄黄黼黻

哉雖於神明哀素之心已不稱矣輒除鼓吹吉駕鹵

簿孫毓駁尚書顧命成王新崩傳遺命文物權用吉

禮又禮卜家占宅朝服推此無不吉服也又巾車旂

遣車及葬執蓋從方相玄衣裳此鹵簿所從出也今

之吉駕亦象生之義凶服可除鼓吹吉服可設而不

作摯虞曰按漢魏故事將葬設吉凶鹵簿皆有鼓吹

新禮無吉駕導從之文愚按禮葬有祥車曠左則今

之容車也春秋鄭大夫公孫蠆卒天子追賜大輅使

以行禮又士喪禮有道車乘車以象生存此兼有吉駕明文既有吉駕則宜有導從宜定新禮設吉服導從其凶服鼓吹宜除銘旌建太常畫日月星辰杜云九仞旒委地杜元凱喪服要集云遣車易以轝牀轝奠祭之具及器藏物皆覆以白練

漢魏故事大喪及大臣之喪執紼者輓歌新禮以為輓歌出於漢武帝役人之勞歌聲哀切遂以為送終之禮雖音曲摧愴非經典所制違禮設銜枚義方在

號慕不宜以歌爲名除不輓歌摯虞以爲輓歌因倡和而爲摧愴之聲銜枚所以全哀此亦以感衆雖非經典所載是歷代故事詩稱君子作歌惟以告哀以歌爲名亦無所嫌宜定新禮如舊詔從之

武帝崩葬峻陽陵四月己酉崩五月辛未葬

惠帝崩葬太陽陵十一月庚午崩十二月己酉葬

元帝崩葬建平陵明帝徙跣至於陵所永昌元年閏十一月己丑崩次年二月葬係太寧元年

元帝崩後諸公始有謁陵辭陵之事蓋由義同友執率情而舉也成帝時中宮亦年年拜陵議者以為非禮遂止穆帝時褚太后臨朝又拜陵帝時幼也孝武崩驃騎將軍會稽王道子曰今雖制釋服至於朔日月半諸節自應展情陵所以一周為斷於是至陵變服單衣煩瀆無准非禮也及安帝元興元年左僕射桓謙奏百僚拜陵起於中興非晉舊典積習生常遂為近法尋武帝詔乃不使人主諸王拜陵及義熙初

又復江左之舊

自漢魏以來羣臣不拜山陵王導以元帝睠同布衣

匪惟君臣而已每一崇進皆就拜不勝哀戚由此詔

百官拜陵自導始

明帝崩葬武平陵七月戊子崩九月辛丑葬

成帝咸康七年皇后杜氏崩有司奏大行皇后陵所作

凶門柏歷門號明陽端門詔曰門如所處凶門柏歷大

爲繁費停之按蔡謨説以二瓦器始死之際繫於木裹以葦席置庭中近南門為重今之凶門是

其象也禮記虞而作主今未葬未有主故以重當之禮稱為主道此其義也范堅又曰凶門非禮禮有懸重形似凶門後人出門以表喪俗遂行之薄帳即古弔幕之類也

是時又詔曰重壤之下豈宜崇飾陵中惟潔掃而已

有司又奏依舊選公卿以下六品子弟六十人爲輓郎詔又停之

成帝崩葬興平陵六月癸巳崩七月丙辰葬康帝徒行送葬至閶闔門乃升素輿至陵所

康帝崩葬崇平陵九月戊戌崩十月乙丑葬

穆帝永和八年峻平崇陽二陵崩景帝文帝陵帝臨三日遣殿中都尉王惠如洛陽以衛五陵

穆帝崩葬永平陵五月丁巳崩七月戊午葬

哀帝崩葬安平陵二月丙辰崩三月壬申葬

簡文帝崩葬高平陵七月乙未崩十月丁卯葬

孝武帝崩葬隆平陵九月庚申崩十月甲申葬

安帝義熙十二年劉裕北伐秦將姚光以洛陽降遣兼司空高密王恢之修謁五陵

安帝崩葬休平陵十二月戊寅崩正月庚申葬

恭帝崩葬冲平陵

宋崔元凱喪儀云銘旌今之旐也天子丈二尺皆施跗樹於壙中遣車九乘謂結草爲馬以泥爲車疏布輤四面有障置壙四角以載遣奠牢肉斬取骨脛車各一枚

武帝崩葬丹陽建康縣將山初寧陵五月癸亥崩七月己酉葬

武帝母孝懿蕭皇后崩遺令漢世帝后陵皆異處今可

於塋域之外別爲一壙一遵往式乃開別壙與興寧合墳

初武帝微時貧約過甚孝皇之殂葬禮多闕帝遺旨

太后百歲後不須祔葬至令故稱后遺令云

文帝每歲正月謁初寧陵孝武明帝亦每歲拜初寧長寧陵

文帝崩葬長寧陵二月甲子崩三月癸己葬

孝武帝崩葬丹陽秣陵縣巖山景寧陵五月庚申崩七月丙午葬

明帝崩葬臨沙縣莫府山高寧陵正月己亥崩七月戊寅葬

齊高帝崩梓宫於東府前渚升龍舟葬於武進泰安陵於升龍舟卒哭内外反吉三月壬戌崩四月丙午葬

武帝崩葬景安陵七月戊寅崩八月丙寅葬

明帝崩葬興安陵

梁武帝崩葬脩陵五月丙辰崩十二月乙卯葬

簡文帝崩葬莊陵十月壬寅崩次年侯景平以四月乙丑日葬

陳永定三年七月武帝崩尚書左丞庾特云晉宋以來

皇帝大行儀注未祖一日告南郊太廟奏策奉謚梓宫將登轀輬侍中版奏已稱某謚皇帝遣奠出於階下方以此時乃讀哀策而前代策文猶稱大行皇帝請明加詳正國子博士知禮儀沈文阿等謂應劭風俗通前帝謚未定臣子稱大行以别嗣主近檢梁儀自梓宫將登轀輬版奏皆某謚皇帝登轀輬伏尋今祖祭以奉策謚哀策既在庭遣祭不應猶稱大行且哀策篆書藏於元宫請依梁儀以傳無窮詔可

武帝崩六日成服時朝臣共議大行皇帝靈座俠御人衣服吉凶之制博士沈文阿議宜服吉劉師知議云既稱成服本備喪禮按梁昭明太子薨成服俠侍之官悉著縗斬唯著鎧不異此即可擬愚謂六日成服俠靈座須服縗經中書舍人蔡景歷江德藻謝岐等同師知議時以二議不同乃啓取左丞徐陵決斷陵云鹵簿吉部伍中公卿以下導引者爰及武賁鼓吹執蓋奉車並是吉服豈容俠御獨爲縗經若言公

卿胥吏並服縗絰此與梓宮部伍有何差別若言文物並吉司事者凶豈容杖絰而奉華蓋縗衣而升玉輅邪同博士議謝岐議曰靈筵祔宗廟梓宮還山陵實如左丞議但山陵鹵簿備有吉凶從靈輿者儀服無變從梓宮者皆服苴縗爰至士禮悉同此置此自是山陵之儀非關成服今謂梓宮靈㡩共在西階稱為成服亦無鹵簿直是爰自胥吏上至王公四海之內必備縗絰按梁昭明太子甍畧是成例豈容凡百

士庶悉此日服重而侍中至於武衛最是近官反鳴玉紆青與吉不異左丞既推以山陵事愚意或謂與成服有殊衆議不能決乃具錄二議奏聞上從師知議

武帝崩葬萬安陵六月丙午崩八月丙申葬

文帝崩葬永寧陵四月癸酉崩六月丙寅葬

宣帝崩葬顯寧陵正月甲寅崩二月癸巳葬

後魏道武帝崩葬盛樂金陵天賜六年十月戊辰崩永興二年七月甲寅葬

明元帝崩葬雲中金陵十一月己巳崩十二月庚子葬

太武帝崩葬雲中金陵

文成帝崩葬雲中金陵五月崩八月葬

獻文帝崩葬雲中金陵

孝文太和十四年太皇太后馮氏崩帝哀毁過禮諸王公詣闕上表請時定兆域及依漢魏故事并太皇太后終制既葬公除詔曰自遭禍罰慌惚如昨奉侍梓宫猶希髣髴山陵遷厝所未忍聞王公復上表固請詔曰山

陵可依典册喪服之宜情所未忍帝欲親至陵所詔諸常從之具悉可停之其武衛之官防侍如法葬太后於永固陵帝謁陵王公固請公除不從

按古者天子之喪七月而葬左傳以爲同軌至荀卿子曰天子之喪動四海屬諸侯又曰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士三月皆使其須足容事事足容成成足容文文足容備曲容備物之謂道矣須待也謂所待之期也事喪具也道者委曲容物備物者也　蓋以萬乘之尊四海之

廣喪期至於三年則必備物盡禮以致其孝勿之
有悔焉耳此古孝子之心也秦漢以來習爲短喪
之制例以既葬釋服於是惟恐葬期之不促自兩
漢至六朝人主之喪大行在殯少有及兩月者是
天子而不克行大夫士之禮也魏孝文力行古道
獨爲三年之喪而其臣狃於歷代之制固請釋服
欲釋重服則必先促葬期而帝答詔曰侍奉梓宮
猶希彷彿山陵遷厝所未忍聞固請而始葬既葬

而終不釋服賢矣哉

孝文帝崩葬長陵四月丙午崩五月丙申葬

初帝孝於文明太后乃於永固陵東北里餘營壽宮遂有終焉瞻望之志及遷洛陽乃自表瀍西以為山陵之所而方山虛宮號曰萬年堂云方山即永固陵

宣武帝崩葬景陵正月丁巳崩二月甲午葬

孝明帝崩葬定陵二月癸丑崩三月乙酉葬

齊神武帝葬於鄴西北漳水之西號義平陵

齊世子澄虛葬神武於漳水之西潛鑿成安鼓山石窟佛頂之旁爲穴納其柩而塞之殺其羣匠及齊之亡也一匠之子知之發石取金而逃

文宣帝崩葬武寧陵十月甲午崩次年二月丙申葬

孝昭帝崩葬文靜陵

武成帝崩葬永平陵十二月辛未崩次年二月甲申葬

周文帝崩葬成陵

孝閔帝崩葬靜陵

明帝崩葬昭陵 四月辛丑崩五月辛未葬

武帝崩葬孝陵 六月丁酉崩七月己未葬

宣帝崩葬定陵 五月己酉崩七月丙申葬

隋文帝崩葬太陵與獨孤后同墳異穴士庶赴葬者皆聽入視陵内 七月丁未崩十月乙卯葬

煬帝初葬吳公臺下後改葬雷塘

唐高祖崩葬獻陵在京兆府三凉縣界 五月六日崩十月庚寅葬

貞觀九年高祖崩詔定山陵制度依漢長陵故事務

存崇厚時限既促功役勞弊祕書監虞世南上封事曰臣聞古之聖帝明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高光明珍寶異物以厚其親然審而言之高墳厚壠珍物必備此通爲親累非曰孝也是以深思遠慮安於菲薄以爲長久萬代之計割其常情以定之耳今爲丘壠如此其内雖不藏珍寶亦無益之萬代之後人但見高墳大冢豈謂無金玉也臣之愚計以爲漢文霸陵既因山勢雖不起墳自然高敞今之所卜地勢卽

平不可不起宜依白虎通所陳周制爲三仞之墳其方中制度事事減少事竟之日刻石於陵側書令封大小高下之式明器所須皆以瓦木合於禮文一不得用金銀銅鐵使後代子孫並皆遵奉一通藏之宗廟豈不美乎且臣下除服用三十六日已依霸陵今爲墳壠又以長陵爲法非所依也伏願深覽古今爲長久之慮書奏不報虞世南又上疏曰漢家即位之初便營陵墓近者十餘歲遠者十五年方始成就今

以數月之間而造數十年事其於人力亦以勞矣漢家大郡五十萬戶卽日人衆未及往時而工役與之一等此臣所致疑也又公卿上奏請遵遺詔務從節儉太宗乃令中書侍郎岑文本謂曰朕欲一如遺詔朕臣子之心不忍頓爲儉素如欲稱朕崇厚之志復恐百代之後不免有廢毀之憂朕爲此不能自決任卿等平章必令得所勿置朕於不孝之地因出虞世南封事付所司詳議以聞司空房玄齡等議曰謹按

漢高祖長陵高九尺光武陵高六丈漢文魏文並不封不樹因山爲陵竊以長陵制度過爲宏侈二丈立規又傷矯俗光武中興明主多依典故遵爲成式實謂攸宜伏願仰遵故命俯順禮經詔曰朕旣爲子卿等爲臣愛敬罔極義猶一體無容固陳節儉陷朕於不義也今便敬依來議於是山陵制度頗有減省

唐凡國陵之制皇祖以上至太祖陵皆朔望上食元日冬至寒食伏臘社各一祭皇考陵朔望及節祭而日進

食又薦新於諸陵其物五十有六品始將進御所司必先以送太常與尚食滋味薦之如宗廟

貞觀十三年正月一日太宗朝於獻陵先是日宿設黄麾仗周衛陵寢至是質明七廟子孫及諸侯百寮蕃夷君長皆陪列於司馬門内太宗至小次降輿納履哭於闕門西面再拜慟絶不能興禮畢改服入於寢宫執饌閱視高祖及先後服御之物匍匐床前悲慟左右侍御莫不歔欷

十八年帝謂侍臣曰昔漢家皆先造山陵既達始終身復親見又省子孫經營不頓費人功古者因山爲墳此誠便事九嵕山孤聳迴絶因而傍鑿可置山陵處朕有終焉之理乃詔營山陵於九嵕山之上足容一棺而已務從儉約又佐命功臣義深舟楫追念在昔何日忘之漢氏相將陪陵又給東園祕器篤終之義恩意深厚自今以後功臣密戚及德業佐時者如有薨亡賜塋地一所及賜以祕器使窀穸之時喪事無闕凡功臣密戚請

陪陵葬者聽之以文武分為左右而列墳高四丈已下三丈已上若父祖陪陵子孫從葬者亦如之若宮人陪葬則陵戶為之成墳凡諸陵皆置留守領甲士與陵令日知廵警左右兆域内禁人無得葬埋古墳則不毀之

獻陵陪葬名氏　楚國太妃萬氏館陶公主河間王孝恭襄邑王神符清河王誕韓王元嘉彭王元則道王元慶鄭王元懿虢王元鳳鄧王元亨徐王元禮滕王元嬰鄧王元裕魯王元夔霍王元軌江王元祥密王元曉并州總管張綸榮國公樊興平原郡公王長

楷譚國公丘和巢國公錢九龍刑部尚書劉德威刑部尚書沈叔安

十年十一月葬文德皇后長孫氏於昭陵帝爲文刻之石稱皇后節儉遺言薄葬以爲盜賊之心止求珍貨旣無珍貨復何所求朕之本意亦復如此王者以天下爲家何必物在陵中乃爲己有今因九嵕山爲陵鑿石之工纔百餘人數十日而畢不藏金玉人馬器皿皆用土木形具而已庶幾姦盜息心存歿無累當使百世子孫

奉以爲法

上念后不已於苑中作層觀望昭陵嘗引魏徵同登

使視之徵熟視曰臣昏眊不能見上指示之徵曰以

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上泣爲毀觀

太宗崩葬昭陵在京兆府醴泉縣因九嵕層峰鑿山南

西深七十五尺爲元宫山旁巖架梁爲棧道懸絶百仞

繞山二百三十步始達元宫門頂上亦起遊殿五月己巳崩八

月庚寅葬

文德皇后即元宮後有五重石門其門外於雙棧道上山起舍宮人供養如平常及太宗山陵畢宮人亦依故事留棧道准舊山陵使閻立德奏曰元宮棧道本留擬有今日今旣始終永畢與前事不同謹按故事唯有寢宮安神供奉之法而無陵上侍衛之儀望除棧道固同山嶽上嗚咽不許長孫無忌等援引禮經重有表請乃依奏

上欲闡揚先帝徽烈乃令匠人琢石寫諸蕃君長貞

觀中擒服者頡利等十四人列於北司馬門内

昭陵陪葬名氏　越國太妃燕氏趙國太妃楊氏紀國太妃韋氏賢妃鄭氏才人徐氏鄭國夫人彭城郡夫人蜀王愔趙王福紀王慎越王貞嗣紀王澄曹王明蔣王惲清河公主駙馬程知亮晉國公主駙馬韋思安豫章公主駙馬唐善識新興公主駙馬長孫曦蘭陵公主駙馬竇懷哲高密公主駙馬段綸長樂公主駙馬長孫冲遂安公主駙馬王大禮南平公主駙

馬劉元懿衡陽公主駙馬阿史那杜爾新城公主駙
馬韋政舉城陽公主駙馬薛瓘長廣公主駙馬楊師
道襄城公主駙馬蕭鋭長沙公主駙馬豆盧讓安康
公主駙馬獨孤彦雲臨川公主駙馬周道務普安公
主駙馬史仁表中書令馬周中書令岑文本并男方
倩中書令崔敦禮英國公李勣衞國公李靖虞國公
温彦博宋國公蕭瑀申國公高士廉梁國公房玄齡
鄭國公魏徵高陽公許敬宗趙國公長孫無忌莒國

公唐儉吏部侍郎馬載戸部尚書李大亮兵部尚書
房仁裕禮部尚書張復允國子祭酒孔穎達禮部侍
郎孔志約工部侍郎孔元惠太常卿褚亮禮部尚書
虞世南工部尚書閻立德吏部侍郎姜晦太常卿姜
皎殿中監唐嘉會學士姚思廉衛尉卿魏叔玉光祿
卿姜遠祕書監岑景儔宗正卿李芝芳光祿卿房光
義幷男原州別駕暉咸陽縣丞曜衛尉卿房光敏幷
男閬州刺史誕清河郡主壻贈鴻臚卿竇庭蘭金州

刺史虞正松　洪州刺史吳黒闥　晉州刺史裴蓺　寧州刺史竇義節　衛州刺史蕭鄴　吏部郎中馬覬　幽州都督長孫敞　原州都督李政明　臨淮公李規　瑯琊公王珍　常州公李倩　千金公李俊　中山王李裕　汝州別駕房漸　左清道率房恒　江夏王道宗　雍州長史李弼　夔國公弘基　觀國公楊仁恭　原州都督史幼虔　陜王府司馬史為謙　芮國公豆盧行業　西平郡王李琛　簡州刺史李震　安南都督姜簡　薛國公阿史那忠　鄂國公

尉遲敬德嘉國公周仁護丹陽公李客師鴈門公梁建方虢國公張士貴胡國公秦叔寶周國公鄭仁泰大將軍薛咄摩大將軍蘇泥熟大將軍漢東公李孟嘗芮國公盧寬大將軍尉遲寶林大將軍阿史那道真大將軍丘行恭大將軍賀蘭整大將軍張世師大將軍許洛仁大將軍張延師大將軍瑯琊王駙大將軍懷德公于伯億左金吾大將軍梁仁裕大將軍史大奈大將軍卞波利大將軍姜確大將軍可汗阿史

那步真大將軍史奕大將軍李森大將軍阿史那德昌大將軍公孫雅靖右監門將軍執失善左金吾將軍房先忠内侍張阿難横野軍都督拔拽都督渾大寧于闐王尉遲光盧國公程知節將軍仇懷古將軍杜君綽將軍麻仁靖將軍賀拔儼將軍何道將軍楊思訓將軍元仲文將軍豆盧承基將軍斛思正貴將軍徐定成將軍康野將軍段志元將軍薛萬鈞將軍元思元將軍李承祖將軍薛承慶右衛郎將軍尉遲

昱左衛郎將軍姜昕中郎將殷存爽天冊府記室薛收右衛大將軍李思摩薩寶王贊普新羅王女德貞初長孫無忌自於昭陵封内先造墳墓至上元元年九月七日許歸葬

永徽二年有司言先帝時獻陵既三年惟朔望冬至夏秋伏臘清明社上食今昭陵喪期畢請上食如獻陵從之

六年正月朔高宗謁昭陵行哭就位再拜擗踊畢易服謁寢宫入寢哭踊進東階西向拜號久乃薦太牢之饌

加珍羞拜哭奠饌閱服御而辭行哭出寢北門御小輦還

顯慶五年詔歲春秋季一廵宜以王公行陵太常少卿貳之太常給鹵簿仍著於令

高宗崩葬乾陵在京兆府奉天縣界弘道元年十二月四日崩次年八月庚寅日葬

乾陵陪葬名氏　章懐太子賢懿德太子重潤澤王上金許王素節邠王守禮義陽公主新都公主永泰

公主安興公主特進王及善中書令薛元超特進劉
審禮尚書左僕射豆盧欽望左僕射楊再思右僕射
劉仁軌左衛將軍李謹行左武衛將軍高侃
始貞觀禮歲以春仲月廵陵至武后時乃以四季月
生日忌日遣使詣陵起居景龍二年右臺侍御史唐
紹上書曰禮不祭墓唐家之制春秋仲月遣使具鹵
簿衣冠廵陵天授之後乃有起居遂爲故事夫起居
者參候動止事生之道非陵寢法請停四季及生日

忌日節日起居準式二時廵陵手勑曰乾陵歲冬至寒食以外使二忌以内使朝奉他陵如紹奏至是又獻昭乾陵皆日日祭太常博士彭景直上疏曰禮無日祭陵惟宗廟月有祭故王者設廟祧壇墠爲親疏多少之數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又譙周祭志天子始祖高祖曾祖祖考之廟皆月朔加薦以象平

生朔食謂之月祭二祧之廟無月祭則古皆無日祭者今諸朔望食則近於古之殷事諸節日食近於古之薦新鄭注禮記殷事月朔半薦新之奠也又旣大祥即四時焉此其祭皆在廟近代始以朔望諸節祭陵寢唯四時及臘五享廟考經據禮固無日祭於陵唯漢七廟議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陵旁立廟園各有寢便殿故日祭於寢月祭於便殿元帝時貢禹以禮節煩數願罷郡國廟丞相韋玄

成等又議七廟外寢園皆無復議者亦以祭不欲數宜復古四時祭於廟後劉歆引春秋傳日祭月祀時享歳貢祖禰則日祭曾高則月祭二祧則時享壇墠則歳貢後漢陵寢之祭無傳焉魏晉以降皆不祭墓國家諸陵日祭請停如禮疏奏天子以語侍臣曰禮官言諸陵不當日進食夫禮以人情沿革何專古爲乾陵宜朝晡進奠如故昭獻二陵日一進或所司苦於費可減朕常膳爲之

武后崩將合葬乾陵給事中嚴善思建言尊者先葬卑者不得入今啓乾陵是以卑動尊術家所忌且元闕石門冶金錮隙非攻鑿不能開神道幽静多所驚瀆若别攻隧以入其中即往昔葬時神位前定更且有害曩營乾陵因有大難易姓建國二十餘年今又營之難且復生合葬非古也況事有不安豈足循據漢世皇后别起陵墓魏晉始合葬漢積祀四百魏晉祚卒不長亦其驗也今若更擇吉地附近乾陵取從

葬之義使神有知無所不通若其無知合亦何益山川精氣上爲列星葬得其所則神安而後嗣昌失其宜則神危而後嗣損願割私愛使社稷以長中宗不納

中宗崩葬定陵在京兆府富平縣界六月二日崩十一月己酉葬

睿宗崩葬橋陵在京兆府奉天縣界五月十二日崩十月庚午日葬

致堂讀史管見言明皇於睿宗孝養素薄故其崩也五月而遽葬以爲薄於其親然愚嘗考之自漢

以來並未嘗守天子七月而葬之制如隋以前歷代葬期多只在一兩月之内葢以預規山陵而嗣君又急於從吉故也雖至孝如晉武帝魏孝文亦廹於其臣下之請不免徇近代之制惟以禍亂不克葬者方有數月之淹如梁武帝父子是也至唐高祖崩五月而葬則以升遐之後方營山陵故少遲於前代虞世南諫疏可見及太宗預爲壽域則又不及五月高宗以後或遲或速大槩不越五六

月雖少遲於近代而終未能復古禮明皇蓋亦循

故事耳致堂豈未之考邪

橋陵陪葬名氏　節愍太子重俊宜城公主金城公

主長寧公主城安公主定安公主郎國公主彭國公

主駙馬李思訓

開元十七年玄宗因拜橋陵至金粟山覩岡巒有龍盤

鳳翔之勢謂左右曰吾千秋後宜葬於此後遂追先旨

葬焉

天寶二年制每歲以九月一日薦衣於陵寢又以寒食薦餳粥鷄毬雷車五月五日薦衣扇

十三載制獻昭乾定橋五署改爲臺令丞各陞一階自後諸陵例皆稱臺

唐開元禮

皇帝謁陵

行宫距陵十里設坐於齋室設小次於陵所道西南大次於寢西南侍臣次於大次西南陪位者次又於西南

皆東向文官於北武官於南朝集使又於南皆相地之宜前行二日遣太尉告於廟皇帝行至宫即齋室陵令以玉册進署設御位於陵東南隅西向有岡麓之閡則隨地之宜又設位於寢宫之殿東陛之東南西向罇坫陳於堂户東南百官行從宗室客使位神道左右寢宫則分方序立大次前其日未明五刻陳黄麾大仗於陵寢三刻行事官及宗室親五等諸親三等以上并客使之當陪者就位皇帝素服乘馬華蓋繖扇侍臣騎從詣

小次步出次至位再拜又再拜在位皆再拜又再拜少
選太常卿請辭皇帝再拜又再拜奉禮曰奉辭在位者
再拜皇帝還小次乘馬詣大次仗衛列立以俟行百官
宗室諸親客使序立次前皇帝步至寢宫南門仗衛止
乃入縣東序進殿陛東南位再拜升自東階北向再拜
又再拜入省服玩妝拭帳簀進太牢之饌加珍羞皇帝
出罇所酌酒入三奠爵北立太祝二人持玉冊於户外
東向跪讀皇帝再拜又再拜乃出户當前北向立太常

卿請辭皇帝再拜出東門還大次宿行宮若太子諸王公主陪葬栢城者皆祭寢殿東廡功臣陪葬者祭東序爲位奠饌以有司行事或皇后從謁則設大次寢宮東先朝妃嬪次於大次南大長公主諸親命婦之次又於其南皆東向以行帷具帳謁所内謁者設皇后位於寢宮東大次前少東先朝妃嬪位西南各於次東司贊位妃嬪東北皆東向皇帝既發行宮皇后乘四望車之大次改服假髻白練單衣内典引導妃嬪以下就位皇后

再拜陪者皆拜少選遂辭又拜陪者皆拜皇后還寢東
大次陪者退皇后鈿釵禮衣乘輿詣寢宮先朝妃嬪大
長公主以下從至北門降輿入大次詣寢殿前西階之
西妃嬪公主位於西司贊位妃嬪東北皆東向皇后再
拜在位者皆拜皇后繇西階入室詣先帝前再拜復詣
先后前再拜進省先后服玩退西廂東向立進食皇帝
乃降西階位辭再拜妃嬪皆拜詣大次更衣皇帝過乃
出寢宮北門乘車還天子不躬謁則以太常卿行陵所

司撰日車府令具輅車一馬清道青衣團扇曲蓋繖列俟於太常寺門設次陵南百步道東西向右校令具雜器以備灑掃太常卿公服乘車奉禮郎以下從至次設卿位兆門外之左陵官位卿東南執事又於其南皆西向奉禮郎位陵官之西贊引二人居南太常卿以下再拜在位皆拜謁者導卿贊引導衆官入奉行復位皆拜出乘車之他陵有芟治則命之

自開元十七年以後無親謁陵故事

玄宗崩葬泰陵在京兆府奉天縣界四月五日崩次年三月辛酉葬

泰陵陪葬名氏　贈揚州大都督高力士

肅宗崩葬建陵在京兆府醴泉縣界四月十八日崩次年三月庚午日葬

建陵陪葬名氏　尚父汾陽王郭子儀元和九年左金吾衛大將軍郭釗奏亡祖子儀陪葬建陵欲於墳所種植松楸勑如遇年月通便陵寢修營宜令所司許其種植

寶歷二年二月太常奏追尊孝敬皇帝以下四陵宜停

朝拜事孝敬皇帝恭陵讓皇帝惠陵奉天皇帝齊陵承文皇帝順陵

前件四陵昔年追尊大號皆是恩制緣情而行當時

已不合經典今乃二時朝拜上擬祖宗切以情禮之差過猶不及謹按禮記及歷代禮文并國朝故事皇帝旁親無服又云五代而親屬盡伏以四陵親非祖宗事無故德緣情權制禮合變更有司因循尚爲常典況今宗廟之上遷代已遠尊卑降殺朝拜須停勑旨依奏

代宗崩葬元陵在京兆府富平縣界五月二十日崩十月己酉葬

無陪葬

葬代宗時發引帝見轀輬車不當馳道移指丁未之

閒問其故有司曰陛下本命在午不敢衝也上哭曰

安有枉靈駕而謀自利乎命改轅直午而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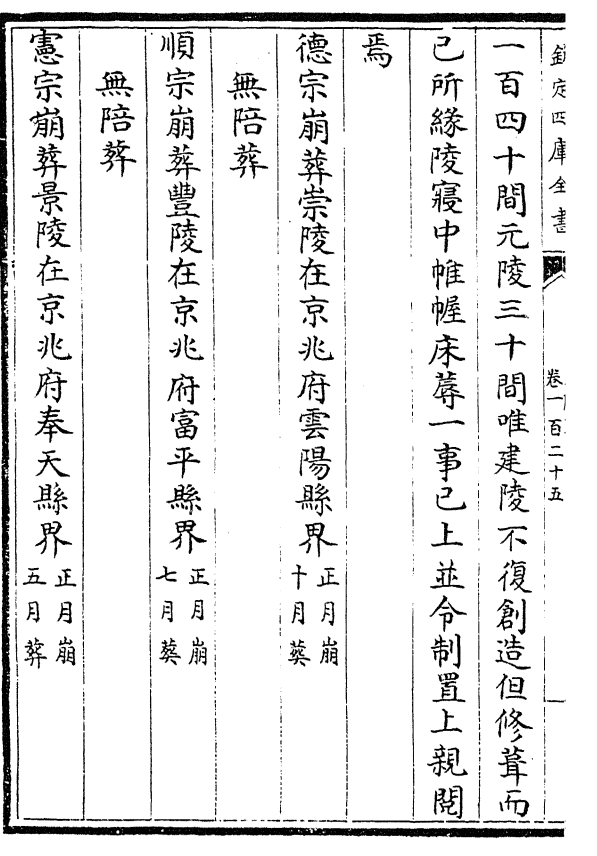
貞元十四年令有司修葺陵寢以昭陵舊宮先因火焚

毀故詔百官詳議議者多云舊宮旣被焚爇請移就山

下或有議請修舊宮者上意亦不欲移由是復以山上

爲定於是遣左諫議大夫平章事崔損完修八陵使及

所司計獻昭乾定泰五陵各造屋三百七十八閒橋陵



一百四十間元陵三十間唯建陵不復創造但修葺而已所緣陵寢中帷幄床蓐一事已上並令制置上親閱焉

德宗崩葬崇陵在京兆府雲陽縣界（正月崩十月葬）

無陪葬

順宗崩葬豐陵在京兆府富平縣界（正月崩七月葬）

無陪葬

憲宗崩葬景陵在京兆府奉天縣界（正月崩五月葬）

景陵陪葬名氏　惠昭太子寧孝明太后鄭氏懿安太后郭氏賢妃王氏

穆宗崩葬光陵在京兆府奉天縣界正月崩十一月葬

光陵陪葬名氏　恭僖太后王氏正獻太后蕭氏

敬宗崩葬莊陵在京兆府三原縣界十二月崩次年七月葬

莊陵陪葬名氏　悼懷太子普

文宗崩葬章陵在京兆府富平縣界正月崩八月葬

無陪葬

武宗崩葬端陵在京兆府三原縣界三月崩八月葬

端陵陪葬名氏　賢妃王氏

宣宗崩葬正陵在京兆府雲陽縣界八月崩次年二月葬

正陵陪葬名氏　婕妤柳氏

懿宗崩葬簡陵在京兆府富平縣界七月崩次年二月葬

無陪葬

僖宗崩葬靖陵在京兆府奉天縣界三月崩十二月葬

無陪葬

昭宗崩葬和陵在河南府緱氏縣界

梁太祖崩葬宣陵在洛京伊闕縣六月五日崩十月十日葬

後唐同光三年六月勅關内諸陵頃因喪亂類遭穿發多未掩修其下宫殿宇法物等各令奉陵州府據所管陵園修製仍四時各依例薦饗逐陵各差近陵百姓二十戸放雜差役以備灑掃其壽陵等一十陵亦一例修掩量差陵戸仍授尚書工部郎中李途京兆少尹完修奉諸陵使

後唐莊宗崩葬雍陵在洛京新安縣四月崩次年七月葬

明宗崩葬徽陵在洛京洛陽縣十一月崩次年四月葬

末帝泰清三年車駕北幸路當徽陵乃至陵所朝謁

晉高祖崩葬顯陵在洛京壽安縣六月十三日崩十月十日葬

漢高祖崩葬睿陵在洛京都城縣正月二十七日崩一月二十七日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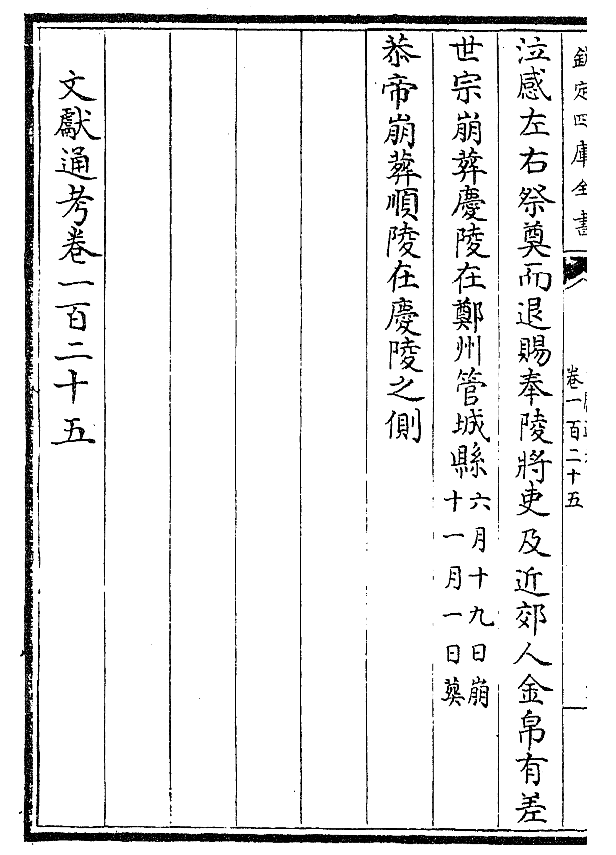
隱帝崩葬潁陵在許州陽翟縣十一月二十一日崩八月十二日葬

周太祖崩葬嵩陵在鄭州新鄭縣正月十七日崩四月十二日葬

先時帝屢戒晉王曰昔吾西征見唐十八陵無不發

掘者此無他惟多藏金玉故也我死當衣以紙衣斂以瓦棺速營葬勿久留宮中壙中無用石以甓代之工人徒役皆和雇勿以煩民葬畢募近陵民三十戶蠲其雜徭使之守視勿修下宮勿置守陵宮人勿作石羊虎人馬惟刻石至陵前云周天子平生好儉約遺令用紙衣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汝或違吾吾不福汝

世宗顯德元年六月車駕征太原回拜嵩陵至陵所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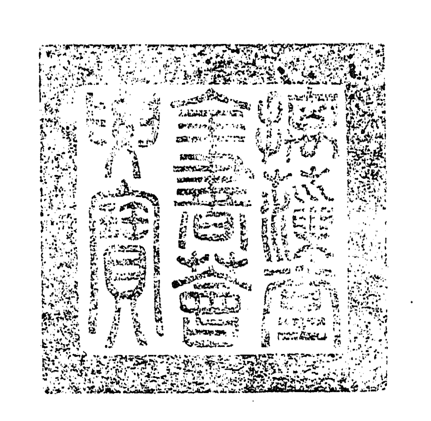


泣感左右祭奠而退賜奉陵將吏及近郊人金帛有差

世宗崩葬慶陵在鄭州管城縣六月十九日崩十一月一日葬

恭帝崩葬順陵在慶陵之側

文獻通考卷一百二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謄録監生臣孫悅祖